

略论巴哈伊教的宗教革新及其 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吴正选*

摘要：本文认为，巴哈伊教的许多教义和宗教实践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针对全球化时代传统宗教在信仰和实践上的诸多矛盾而提出来的，体现了宗教革新精神。本文以巴哈伊教“渐进启示”，“工作就是崇拜”等教义以及它关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前景的相关论述为例，说明这些宗教革新及其对社会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巴哈伊教；宗教革新；社会发展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方向博士研究生。

引言

近十几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进一步增多，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巴哈伊教这一新兴的世界性宗教也逐渐为国内学术界所了解和关注。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都有几篇介绍巴哈伊教的文章刊登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包括像《世界宗教研究》这样有影响的学术刊物。然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巴哈伊教”仍然是个完全陌生的词汇。甚至有些专门研究宗教的学者，也往往只闻其名，而对其历史、教义、抱负和发展现状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某些对巴哈伊教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学者则认为巴哈伊教的教义，比如，男女平等，普及教育，世界和平等，听起来像是某些世俗的群众运动的口号而觉得它们太过于浅显，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研究之处。

与上述观点相反，本人认为，从比较宗教学以及更加广泛的世界宗教发展史的角度看，巴哈伊教作为新兴的宗教，其教义和宗教实践的很多方面体现了引人注目的宗教革新精神。这些宗教革新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们与当代文明的相关性值得人们对之展开认真的思考与研究。本文主要针对巴哈伊教的“渐进启示”和“工作就是崇拜”等教义，以及它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相关论述，来说明它的宗教革新性，并初步探讨了这些宗教革新对社会进步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一 “渐进启示”论与宗教自我认识的变革

宗教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形态，长期以来垄断了对生

命的意义和宇宙终极真理等问题的回答。一直到现代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传统宗教的文化主导权才开始受到世俗主义和唯物论强有力的挑战而开始动摇。然而尽管如此，传统宗教仍然声称是终极真理的守卫者。

可是，传统宗教在终极真理问题上的“唯我独尊”之态，使宗教真理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辩题。一方面，每个宗教都从自身的经典出发，以自己的传统和古代先知、圣哲的言论作为衡量其他一切价值的准绳，把别的文化和传统视为“错误的”或者“野蛮的”异类，是自己的文明教化或者征服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们各自对终极真理都有不同的认识和表述，并且都坚持绝对主义的立场，即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最完满的上帝之道，是灵魂救赎或者获得精神觉悟的唯一途径或者最高法门。其他宗教要么是人为的“假宗教”，不具有神圣的权威性；要么只体现了部分的宗教真理，只是通往自己的宗教真理和精神救赎的准备阶段。

上述宗教真理观代表的是传统宗教的一种静态的、孤立的自我认识。由这种认识产生的宗教偏见，是历史上许多宗教、种族以及同一个宗教内部的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基于宗教差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在很多地方和政治冲突纠缠在一起，并通过暴力冲突的形式而表现出来，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之一。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难怪很多人把冲突视为宗教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并由此认为世界和平将永远是人类社会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宗教间的这种隔阂与冲突与各个宗教宣称的为世人造福的使命形成了一个悖论。其根源就在于上述静止的、绝对的宗教真理立场。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悖论的消解只能通过宗教自身的发展加以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巴哈伊教的主要教义之一“渐进启示论”，明确宣扬“宗教同源”、“渐进启示”等神学主张，既捍卫了传统宗教的神启的权威，又鲜明地指出宗教真理的时代局限性，从而超越了静止的、绝对的宗教真理观必然蕴含的宗教冲突。可以说，“渐进启示论”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宗教真理观，它把现存的各个宗教体系纳入了一个整体的历史框架，把它们看成上帝对人类启示链条不可缺少的一个个环节，代表了宗教自我认识的根本性变革。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宗教真理既是绝对的，同时又是相对的，宗教信条必须被置于时代背景下接受理性精神的检验。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宗教的自我认识，有助于人们打破在宗教信仰问题上静止、孤立和绝对的观点，彰显宗教文化的共性，消除对传统教条的盲信，在理解的基础上综合人类的宗教经验，形成对宗教本质的符合理性精神的认识。它有助于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促进宗教间的交流。同时，巴哈伊教的很多信徒来自各个传统宗教背景这一事实，则说明了渐进启示论的现实生命力，并提示着未来社会宗教融合的实际可能性。可以想象，由于宗教文化本身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宗教融合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且必然是渐进启示的神学思想不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过程。

二 “工作就是崇拜”与宗教实践重心的变化

尽管传统宗教也强调社会事功，鼓励信徒从事社会服务，鼓励慈善事业，但是宗教实践的重心在于个人的救赎，或者追求精神觉悟。在传统的宗教文化里，过隐修的生活与专心侍奉上帝几乎是同义词。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缩小了过隐居生活的社会空间，但是目前各个主要传统宗教仍有相当数量的信徒为了追求“纯粹”的宗教生活方式而自愿隐身修道。另一方面，流行的观念也往往把社会生活划分为“世俗的”和“神圣的”两个界限分明的领域，使现代文明处于某种割裂的状态。这种情况固然是历史运动的自然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化处境，以及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对立。

巴哈伊教通过对人的本性以及人的社会责任的重新阐释，提出“工作就是崇拜”这一教义，为把宗教实践融入世俗生活提供了精神权威。所谓的“工作就是崇拜”，阿博都-巴哈指出，就是以服务人类的精神从事工作，力求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这样的工作本身就是对上帝的崇拜，就是上帝所悦纳的善行。^①

“工作就是崇拜”的教义是和巴哈伊教的人性论密不可分的。巴哈伊著作指出，人在本质上是灵性的，即人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不朽的灵魂。但是人同时还具有低下的兽性。这两种倾向在人身上并存，使人既可顺从低下的动物本能，把兽性发展到极致，以至于成为万物中最残忍凶恶的存在；也可以向上

^① See ‘Abdu’l-Bahá, *‘Abdu’l-Bahá in London*, p.92.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发展高贵的精神属性，获得各种精神属性的完善^①。精神的发展进步有赖于对宗教真理的领悟，遵从先知，尤其是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的先知的教导，培养种种灵性美德，并竭力履行宗教义务。另一方面，每个人生来就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那就是推动文明不断进步^②。正是在投身社会服务，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个人才得以发挥其潜在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品质。这样一种人生观以利他精神和社会奉献为价值导向，要求人们把个人权利和价值与社会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要求个人的发展服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阿博都-巴哈指出，个人之荣耀与卓越，在于成为世人之中社会福祉之源泉。^③ 宗教的实质是爱，促进人类团结，推动社会进步。

我认为，和“渐进启示论”一样，巴哈伊教在对人的本性以及人的社会责任重新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提出的“工作就是崇拜”的教义，也应该被视为宗教精神的意义深远的时代革新。可以肯定，这种新的宗教价值观将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它将有助于消除“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人为划界，引导人们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把宗教精神落实到服务他人，造福社会的行动中，使宗教生活和社会发展活动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巴哈伊信仰内部，“工作就是崇拜”的教义激励着巴哈伊信徒为了建设一个崭新的全球文明而不懈努力。随

① See 'Abdu'l-Bahá, *Paris Talk*, p.60.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②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p. 214.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③ See 'Abdu'l-Bahá,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p.92.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着巴哈伊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它的社会影响也将不断深化。它将不仅直接重塑着人们的工作伦理，激励着人们在工作中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为上帝负责的自律精神，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宗教实践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即从关注个人救赎转向有意识地推动社会的集体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讲，巴哈伊教的“工作就是崇拜”的教义和宗教实践标志着宗教文化的转型。

三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与对文明前景的乐观信念

自从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东西方文明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变革浪潮涤荡了许多不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机构、制度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确，今天的世界在很多方面是古人不敢想象，也许也不敢苟同的。从某些古老的信仰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不仅是个陌生的世界，而且是个危险的和无所适从的世界，因为古老的信仰所支撑的价值体系已经分崩离析了。加上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战争、饥荒、自然灾害以及社会失调，使很多传统宗教的信仰者相信他们经书所预言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类文明正处于大毁灭的前夜，并将在一场大灾难中遭到彻底的毁灭。这些对未来的悲观看法根植于某些传统宗教的教义，使人们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寄托于来世或者死后的天堂，而不是致力于在人间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显然，这样的态度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容易使人们在社会发展中失去方向

感，而时刻被某种幻灭感所笼罩。

与这些悲观的“末世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巴哈伊教对人类文明的前景则有着完全不同的预期。巴哈伊教认为传统宗教经典所说的“末日”不是指人类文明本身的终结或者地球的毁灭，而是指旧文明、旧时代的终结。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个新旧转换的过程，伴随着激烈的动荡和混乱，但是人类终将度过这个“集体生命”由“青春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经过“数世纪”的融合，最终将迎来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①

早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不久，巴哈欧拉就指出，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②。并明确指出，世界秩序的大变革的根源和动力来自他启示的新宗教。^③在长期遭受流放和监禁的岁月里，巴哈欧拉坚信他的“圣道”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一个新的文明将在他的宗教的庇护下成长并开花结果。关于社会的未来发展，巴哈欧拉还提出“小和平”与“至大和平”两个概念，用来表示人类社会走向统一进程中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小和平”阶段是世界各国出于共同生存的实际考虑而达成政治共识，摒弃武力争夺而采用并实施集体安全体制的历史阶段。此一阶段将由世界各族各国自行达成。“至大和平”则是在此基础上世界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大融合，巴哈伊教将成为这个融合

① Shoghi Effendi, *Citadel of Faith*, p.5.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② Bahá'u'lláh, *the Gleanings of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p. 313.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③ Bahá'u'lláh, *the Gleanings of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p. 136.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过程的精神推动力。^① 守基·阿芬第则在20世纪30年代给西方的巴哈伊信徒写了一系列长信，对巴哈伊教与一个未来的世界文明的关系做了全面论述，并以“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来指称这个未来的全球文明。这个未来文明的基础将是巴哈欧拉启示的宗教。但是它不会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神权政体的翻版，而是一种融合古今东西已经尝试过的各种政体的优点而又同时避免其缺点的一种称为“灵性民主制”（spiritual democracy）的混合体制。^② 这个未来文明从出现到成熟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经历“数世纪”的演进，是一个把巴哈伊教的精神原则与法律逐步推广和运用于人类事务的管理的过程。在现阶段，“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已经具备了雏形，那就是巴哈伊教的全球管理体系。守基·阿芬第指出，随着巴哈伊教的不断发展壮大，各级正义院管理社会事务的权限将逐步扩展，以至于巴哈伊教在某些国家成为国家宗教，出现巴哈伊国家，并最终出现全球范围的世界巴哈伊联邦，未来巴哈伊世界联邦的出现将意味着全人类所有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完全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结出一个神圣的“全球文明”的辉煌果实。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中，守基·阿芬第对未来世界联邦政府的机构和体制特征做了提纲挈领的描述。^③

然而，巴哈伊教对人类文明未来前景的预期决不只是单纯

① See *Compilations, Lights of Guidance*, p.431.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②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152.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③ See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p.203-204.

的盲目乐观，而对人类统一进程将要遇到的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守基·阿芬第指出，尽管人类的统一是“上帝”的意旨，或者我们也不妨称之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人类在通往统一与融合的历史征程中必然要经受种种考验。^① 历史经验也表明人类在朝向团结和统一的路上每迈进一步，都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由于“巴哈欧拉世界新秩序”的建设牵涉到用“人类一家”的原则重建整个文明生活，把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融进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自然会遭到一些不愿变革的传统势力以及宗教、种族和文化偏见的维护者的抵制和反对，因而融合与反融合势力之间的碰撞将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的建设是一个全人类“灵性化”也即“巴哈伊化”的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与人的努力程度直接相关的，是一个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得以发挥的过程。从巴哈伊教的角度来看，这种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主要体现在根据巴哈伊教的精神和原则致力于教育人类，创造新的社会机构，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越大，新秩序建设必然伴随着的痛苦和代价就越小。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在对人类文明前途的判断上，巴哈伊教的立场是现实而乐观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论基本上没有传统宗教“末世论”的宿命情结和悲观主义，而洋溢着人的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性。与各种“末世论”相比，巴哈伊教关于“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的论述给人们以一种明确的方

① See Shoghi Effendi, *Dawn of a New Day*, p.87. Quoted from *Ocean*, a Bahá'í research library.

向感的同时，也透露出对人类光明未来的信心。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乐观而现实的态度无疑是一种符合理性的，因而是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对未来的预期。这似乎也意味着宗教信仰与人的理性之间完全可以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促进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的一致也是巴哈伊教致力的目标，是体现巴哈伊教的革新性的另一个方面。